

用了一个很寻常的词汇,却成了有关上海女人的话题,十几年后,还常被人说起。这是我始料不及的。

《上海女人》一书中,很多读者认同我以“适宜”来赞美上海女人。有朋友又和我讨论“适宜”了,问怎么会想到适宜的。

写上海女人,大多在“嗲”和“作”上做文章。确实上海女人的嗲和作是出了名的,但是在我看来,这只是上海女人擅长的迷宫游戏,真正让人欣赏的上海女人之魅,一定远不止是迷宫里“小开斯”。

不管社会经济层面高低,甚至不管年纪大小,她们可以在矜持处见得到灵秀,在随意处见得到周全,在温婉处见得到主张,在雅致处见得到内涵,在敏慧处见得到豁达。她们当然是好看的,有修养的,得体的,聪明的,友善的……

很难面面俱到,汇集几个,就是适宜了。恰到好处,是适宜的要义。

我最早联想到适宜的,是已故演员李媛媛。1989年,她在电视连续剧《上海的早晨》中出演三姨太林婉芝。这个角色,除了小老婆,更是一个梦想要考大学的女学生。李媛媛的举手投足一笑一颦,是很天然的上海女人。很适宜。

其实李媛媛不是上海人,是山东人。不要以为适宜是可以演得出来的,同为山东籍演员,巩俐演过上海舞女,不过看了《摇啊摇,摇到外婆桥》,很多人油然觉得,巩俐还是

演“秋菊”更好。

也不要以为适宜不分地域,女人都可以共享。曾经有位在上海工作的北方女孩子问我,她是不是适宜?我只能呵呵一笑。四川女人可以很辣,山东女人可以很爽,这符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人文地理,适宜就是上海女人的地域文化了。

上海很神奇地将世界文化和江南文化发酵为上海文化。一百年

适宜或适意

马尚龙

前,上海的女孩子就开始享有了读书的自由、工作的自由、结婚的自由。她们和世界文明同步,得体、知性、妩媚,眼,是上海给予上海女人的福利。

在我的生活工作圈里,真不乏适宜的女人,不少。无法一一举例,一定是挂一漏万,太得罪适宜之人了。只能说稍远距离的适宜。

十几年前去参加著名书法家吴颐人先生的艺术展。吴先生的女儿吴越也到场了。之前我看过吴越主演的《和平年代》,对她的适宜已经欣赏,不过吴越在自己父亲艺术展上的适宜,更加是让人记住的。开幕式上,吴越站立一侧,没有任何的风头。中午吴先生设便宴款待,我留意了吴越的席位,不是在主桌,而是在一个角落,几乎就是末席。和她同桌的还有另一位上海影星严晓

频——她们俩是同一路的适宜。既不张扬,也不冷漠。

当然更不要以为上海的女人都是适宜的。适宜是有门槛的,跨不进去就是跨不进去。也不要紧,不适宜也可能好看的。比如某某路上的小公主,很有童话画面,还有公众场合五颜六色的大妈,很艳丽,只是她们都不属于适宜范畴。类似的女人,视线中也常有。用力气在适宜,但就是不适宜,因为适宜不是力气活。不过,或许她们自己觉得很适宜?至少很好看?

自己以为和别人觉得的适宜,是不同样的。主持人阎华点评“上海女人”短视频流传后,著名作曲家陈钢老师在微信中问:你写的上海女人,是适宜,还是适意?我想起了十几年前,曹雷老师也这么和我讨论过。

最初我也在“适宜”和“适意”两个词当中犹豫。“适宜”更接近于一个女人气质性格的释放,“适意”则是这个女人气质性格给予他人的感受,似乎都有道理。如果从主体和客体去看,适宜是主体的表现,适意是客体的感受。在称赞某一个女人很适宜时,是包含了适宜和适意两层意思,一层意思是这个女人散发出来的自我形象是适宜的,另一层意思是旁人所感受到、接收到的这个女人的形象是适意的——符合心意的。

最后我是在苏东坡的名句中找到了“适宜”的依据:“欲把西湖比西子,淡妆浓抹总相宜”——这就是适宜了。

齐白石是近现代绘画史上的巨匠,他也是玩谐音梗与好口彩、隐喻的高手。60岁后,他的作品里出现一类类似标题的题跋,通常用他那手齐派篆书浓墨大书,显得非常扎眼,好些标题就是借谐音梗、好口彩或隐喻化身而来。由白石用来,化机无限,遣词造句左右逢源,组合翻新,随机应变,显示极大的灵活性。在利用吉祥寓意的转化上,叠有创造,把世俗吉祥含义推到了极致,化古为今,寓意美好,焕发出新的光彩。与他贴近民间的画风与题材水乳交融,如出一辙。

有人说白石的这一路标题式题款,与20世纪初进入中土的西方展览体制与出版业标准相暗合。追溯中国绘画史,作品的标题或名称至少宋代就出现了,但大多数是后来的收藏家鉴赏者命名题写的。这证明标题式题款并非白石独有,在他之前这种格式早就出现,不过齐白石比较敏感,及时地捕捉到时代带来的信息,并有意识地用标题标注作品,他确实是绘画史上标题用得最多最讲究的一家。除了点明作品主题、提示作品内容外,也给作品赋予图像外的意义,借助标题文字拓展画外想象空间。

当白石题画标题大行其道时,新文化运动后知识界正在大力推广白话文。白话的通俗性与人民性,使得普罗大众有更多的机会获得文化启蒙。我们不知道农民出身的齐白石,是否也用创作与题画标签呼应当时知识界的倡导?从结果来看,白石的行为与同时代人掀起的白话运动,本质上有些相似之处。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这是白石一贯的本色表达。

举例来言白石新中国成立之初创作的《祖国万岁》,用一盆万年青作隐喻,巧妙地以名物来达到画家对祖国的祝愿。白石更多的标题借用谐音梗与口彩来完成。比如同样画牡丹寿桃,有题“大富贵亦寿考”,亦有以牡丹与寿桃的数量,题“富贵双寿”或“仁者多寿”。画柿子,题“事事如意”。画喜鹊栖梅之上,题“喜上眉梢”。仙鹤历来被认为是长寿的象征,题“君寿千岁”。荔枝,谐音吉利,白石沿用

醉宿渔舟,或乐在风波,有名的却是那句:“青箬笠,绿蓑衣,斜风细雨不须归。”舟放江心,淡定的渔翁头顶箬笠,身披蓑衣,静垂垂钓。静谧的青绿山水须得有细雨斜风点缀,才会有渔翁不须归的那份洒脱和淡然呢。即便是梅雨天朝客不至,趣味索然,宋朝诗人赵师秀也没闲着,留下一首“黄梅时节家家雨,青草池塘处处蛙。有约不来过夜半,闲敲棋子落灯花”。落寞的情绪竟

晚上,二女儿突然来电话说他们刚刚到家,是出去旅游的。

当见到春华的那一刻,他笑得很开心,他告诉我,他儿子知道他的心结,故这次毅然作出决定:祖孙三代支持他并全程陪同出游,目的地就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——他当兵的地方。旧地重游,他兴奋地对儿孙们一手指着原来的营房、篮球场、战舰停泊的竹屿海军码头。他和老伴还在近码头边合影留念。他感慨地说,离开这里快五十年了,这里当年荒凉贫苦的旧景还在我的脑海里,如今旧貌换新颜,是真正的天翻地覆!竹屿变得年轻漂亮富裕了,也让我认不出来了,而我,夕阳红了!

我突然对他说,我找你,就是想写你。

十日谈

生命中的光
责编:殷健灵

明起刊登一组《我的“六一”》,责编沈琦华。

书画家的谐音梗与口彩

唐吟方

作“多利”,翻成现代白话是收入丰盈。画鲙鱼与鲤鱼,象征“连年有余”。甚至画牡丹与鸡,白石信手拈来题作“富贵有期”,大多是好口彩与谐音梗的双重合奏。有人评价齐白石是中国画从“古文”时代转向“白话文”时代的代表。倘若认可这样的评价,那么他的那些通俗易懂懂承担吉祥祝福心愿的谐音梗好口彩画题,似应记上一份功劳。

谐音梗好口彩在流传过程,并非一坐不变。“华祝三多”是传统中国画中常见的题材。本出《庄子·天地》,大意是尧赴华州巡视,华的封人向尧三祝,尧三以辞谢的故事,表现尧的君子之风及华封人对圣贤的敬仰。三多,指多福多寿多子孙。后世用“华祝三多”作为祝福语,寓意美好,希望对方拥有长寿、幸福和家族兴旺。这本是人物画题材,到了扬州画派,开始用佛手、寿桃、石榴等花果入画,取其谐音。这种“三多”内蕴生成后,成为新的传统,后来的海派画家在创作“三多”图时便继承了这种精神,除花果外,还出现了诸多变体,例如有一画家直接以三枝墨竹指代“三多”。

谐音梗在书画家那里无时无刻不在,当然也有被玩歪的时候。钱君匋向来以收藏赵之谦、吴昌硕、黄牧甫三家闻名,他取三家自号的一个字命名书斋,曰“无倦苦斋”。曾著名印人来楚生为他刻章,印成来楚生请刻下边款“君匋兄得无闷赵之谦、倦叟黄牧甫、苦铁吴昌硕所刻印四百余钮,因缀三家别署之首字,颜其居”说明书斋的来历。殊不知在特殊年代,因这个书斋名听起来有点像“无权可抓”,被造反派用谐音梗解释,说钱君匋借此发泄不满,因此吃足苦头。

我最近遇到古文字学家也是印人的刘绍刚,问起他一方常用印“修公”的来历。他说某次到广东,广东人口中的“绍刚”,听起来就是“修公”。公在古代是对上了年纪男性的尊称。刘绍刚返京后立马刻“修公”,作为自用印。这是书画家生活里真实存在的谐音梗,偶尔一用,便觉趣味无穷。

骤然而至,骤然而止,水雾散去,楼阁庭院纤尘不染,泛着水洗之后的清亮,似滤尽了人间忧烦。经雨,却如沐春风。

读到一句诗:天晴着,心却雨着,心雨着,天却晴着。阴晴雨雪风霜雾本是自然的境况,间以情感,便有了人间的悲喜。如堂老人苦于家宅地势低洼,下雨雨辄积水而将书斋唤作“苦雨斋”以念之,东坡先生即便“沙湖道中遇雨,雨具先去,同行皆狼狽,余独不觉”,将“喜雨亭”拿来做事斋正合其意。梅雨季,有人沉醉于“天街小雨润如酥,草色遥看近却无”,有人忧虑于“一春略无十日晴,处处浮云将雨行”。以境映心,不同视角看风雨,欢喜或是愁烦,本是自然。

偶然,刷到一则短视频,灰蒙蒙的天际,淅沥沥的雨点,远远走来一对父子,年轻的父亲打着伞牵着幼子,雨中缓步而行,正要跨过一个小小水塘,父亲忽而停了下来,顽皮地踩起水来,孩子先是一愣,继而雀跃,立马加入到父亲的踩水嬉戏中,一时水花飞溅,笑声盈盈,雨中的喜乐,得来也是容易。



落落岫云 (中国画) 陶为波

雨润烟光 张为民

过了小满,气温上蹿的速度明显加快了,天空中常飘浮着厚厚的雨云,顷刻间,一阵急雨从镶着明晃晃日光的乌云中倾泻而下,地上茵茵绿绿,氤氲着暖湿泥土和新萌草木的气息,说不出的芜杂,正是江南梅雨季特意营造的氛围。

“半湿半晴梅雨道,乍寒乍暖夏天秋。”梅雨季的不便便是显见的,出门不管天气好坏都得带上伞,无端地增了负担。偶然,见着阳光明媚,心存侥幸不带雨具轻装上阵,往往不消半刻,遮云蔽日,大雨骤降,虽奔跑躲避,仍不免雨水扑面,衣衫透湿,甚为不堪。梅雨天,心愿和天气相反向映照,屡试不爽。

虽然有了烘干机,人们还是习惯将洗好的衣服晾晒出去,时雨时晴的梅雨天,竹竿上的衣服收进来,晾出去,一日几回,总也不干透,隐隐地潮,泛着一股雨季特有的气味。郁闷的还有,计划中的远足因雨天而取消了,和朋友约好的运动因雨天而失了兴致……做不得想做的事,又想不到可以做什么,百无聊赖中还捎带着些焦躁。

还是古人从容得多。“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。”陆放翁是将雨声当作雅乐来欣赏的,更何况还有明朝的期待,深巷、杏花,阴霾的雨天反倒成了风景的映衬。唐人张志和欢喜和渔夫厮混,或



产队长一职,戴上大红花辞别双亲投身军营。他先在浙江温州的无线电通讯班培训,后来被分配到福建海防前线当了一名海军无线电通讯员。

春华所在的部队主要任务是护渔、护航及在恶劣天气下的救护工作。那年月,台湾方面不断深入我防区骚扰、刺探军情,伺机破坏,故我方舰艇在护渔护航中高度警惕,凡在公海捕鱼的非大陆渔船进入我国领海的一律扣留,是敌特冒充渔民即抓起来,是误闯大陆领海的,便为渔船回归加足机油,提供足够的淡水、粮食和蔬

菜,然后护送他们出境,临别时台湾的渔民兄弟们和海军战士们相互致意,依依惜别。那时候,国民党的飞机几乎天天抵近大陆沿海窥探,严重威胁到来往的商船,而我舰船上那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下,炮口始终紧盯着

企图不轨的敌机,为来往的船只护航。春华就是在这多事之秋

的岁月里入的党,在探亲假中完婚,也在这探亲假中欣喜若狂地抱起襁褓中的儿子……在部队待了足足七年。在离开部队的时候,他恋恋不舍地告别驻地的营房、竹屿海军码头和时刻待命出征的战舰,他还去了被历史尘埃遮盖的小镇走了一遭。他留给这里的是人生最美好的青春,将要带走的是这

里的一切和入党时在党旗下的誓言,还有在舰上和战友们的合影……春华将存在手机里穿着军装的照片,一张张地翻给我看,他说照片是他从镜框里翻拍到手机上的。这么多年过去了,每逢好友熟人和刚结识的新朋友,他都会将照片发给他们看看。他说他在部队的那段经历忘不了!

魂牵梦绕的地方

汤炳生

